

鴿子

伊里亞·圖里金等著



天津通俗出版社

鴿子

——爭取世界和平的故事——

伊里亞·圖里金等著

藍曼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天津通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譯了十一篇爭取和平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寫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人民，如何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爲保衛和平而鬥爭。這些故事揭露了和平敵人殘暴、醜惡的面目，表現了人民對帝國主義者和戰爭的憎恨，同時也反映了爭取和平的隊伍在不斷壯大，反對戰爭的鬥爭在不斷增強。

【總0122】丙57

鴿 子

32開 56千字

著 者	伊里亞·圖里金等
譯 者	藍 曼
出版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 (天津法租界159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印刷者	天津印刷一廠

1—9,15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3.300元

*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前言

本書共選譯了十一篇故事，它們反映了世界各個角落——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人民爲爭取世界和平而進行的鬥爭。

這本書中的故事告訴我們，在美國、法國、希臘、土耳其、西班牙、日本等國家的人民，無論是畫家或是歌唱家，無論是老婦或是兒童，都在爲解脫戰爭的災難，爭取持久的世界和平而進行着英勇不懈的鬥爭。

讀了這些故事，會使我們感到：我們的鬥爭是正義的，我們的朋友遍於全世界！會增強我們爲和平事業鬥爭的信心。

我就是在那種心情之下，譯就了這些故事。如果讀者們讀完這本書之後，也能產生和我同樣的情感和內心的力量，那麼，這本書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白衣服」、「向着斯大林」等兩篇是從蘇聯國家兒童文藝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出版，爾·巴察爾尼科娃（Л. Бацарникова）等編的「給世界以和平」（Мир-Мир）一書中譯出；其餘各篇都是從蘇聯國家兒童文藝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在莫斯科出版，伊·科洛多娃（И. Кротова）編的「和平頌」（Слово о мире）中譯出的。

目錄

前言

鴿子·····	蘇聯	伊里亞·圖里金	(一)
畫家畢加索的鴿子·····	捷克	弗·庫勃卡	(六)
安洞戰役的故事·····	蘇聯	葉美里揚諾夫	(一八)
安哥里多·····	蘇聯	亞·達伊茲	(二三)
白衣服·····	蘇聯	伊里亞·圖里金	(三一)
報復·····	蘇聯	弗·岡諾尼吉斯	(四一)
在阿拉克斯河對岸·····	蘇聯	斯·葉戈洛夫	(四八)
向着斯大林·····	捷克	弗·庫勃卡	(五三)
巴黎小姑娘·····	蘇聯	伊萬·沙綿庚	(六〇)
一握土·····	蘇聯	阿·巴特洛夫	(六七)
畢克斯比爾的故事·····	美國	霍華爾德·法斯特	(七六)
在美佔領區·····	德國	庫·布赫戈里赤	(八一)

鴿子

蘇聯 伊里亞·圖里金

市警察局長先生哆哆嗦嗦地用手帕揩着他青紫色的禿頭頂。這簡直是擾亂治安！實在使人難以忍受！在市政府大樓的牆上出現了一隻白鴿子，已經連續五個早晨了。不知是誰這樣無禮地用粉筆畫在灰色的牆上，線條這樣開闊，有力。

門崗和警察局裏的值班巡察員每次都用濕布仔仔細細地把它擦掉，但是，第二天早晨它又出現了。更主要的是：部長大人就要到這裏來！真是傷腦筋！哪一天也有新的煩惱：傳單，羣衆大會，抗議，遊行示威，斯德哥爾摩宣言，簡直使人要神經失常了。

這裏又出現了一隻鴿子！如果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倒還好些，而是在市中心，市政府的牆上，——這隻鳥兒，這個和平的象徵……

這隻鴿子如果讓部長看見——糟啦！白忙了一陣，一切希望都得垮台、落空……

警察局長想到這裏，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他在辦公室裏來回地急走着，像隻被追趕着的野獸。

三個精悍的市偵探直挺挺地站在門邊。他們在市政府的大樓周圍搜查了五個晝夜，但

是，在他們的鼻子前面，鴿子五次地出現在牆上。他們在人行道上走來走去，注視着行人的臉。在所有行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隱密的興奮，簡直是一種幸災樂禍的表情。全市的人都知道，後天，部長大概也正是爲了這件事情，要親自出馬到這裏來。全市好像都爲出現了鴿子而感到愉快。而事實上大概也是這樣。

現在這三個偵探已在辦公室附近站好了，他們一點也不敢動彈，不敢抬起眼睛。但警察局長先生仍急急地走着，從這個屋角，到那個屋角。不停地用已經濕透了的手帕揩着他那禿禿的頭頂。忽然，他站定下來，滿口噴着唾沫星子喊道：

「夠啦！或者是你們把這個壞蛋抓來，或者……或者我就報告部長大人，說你們存心不抓他！」

晚上，三個偵探和警察局裏的十個特務暗藏在這面討厭的牆的附近。他們隱蔽在黑暗的地方。今天他們非要捉住這個難以捉摸的畫鴿子的人不可；不然，他們這場禍是免不掉的。他們把他抓住了！是當場抓住的，在他的手裏還拿着一支粉筆。當他剛剛把鴿子的翅膀畫完就被捉了。

警察局的汽車帶着勝利的吼叫聲奔馳在市內。

警察局長正搓着手在想：到底怎麼辦？怎麼辦？

有人敲門。

「進來！」

三個偵探走了進來。在他們的臉上露出興致勃勃的神氣和寬心的、諂媚討好的微笑。

「他在那兒？」警察局長問。

「喲，這裏！」偵探們同聲說。

他們閃開之後，警察局長才看到一個穿着藍褲子和褐色上衣的十二歲的孩子。他蓄着金絲的額髮，在他的臉上有使人發生好感的雀斑。他一點也不驚慌、也不駭怕地望着警察局長。警察局長也經受不了他的眼光。

「你是誰？」警察局長問。

靜默了片刻，後來孩子抬起頭來驕傲地說：

「法國人！」

警察局長嘎啞地笑了！

「我們都是法國人……」

偵探班長慢慢地走近辦公桌，鄭重其事地把寶貴的戰利品——粉筆放在桌玻璃上。

「你的麼？」警察局長問。

「我的！」孩子答。

「對，你叫什麼名字？」

「畢耶爾·久瓦里。」

「告訴我，畢耶爾，你要粉筆做什麼？」

「畫。」

「畫什麼？」

「什麼都可以。」

「例如，鴿子呢？」

「鴿子也可以畫。」

「是啊，畫在什麼地方？」

「哪兒都行。」

「例如，在牆上，是麼？」警察局長問。

「可以在牆上……如果牆是平滑的。」

「例如，在市政府的牆上畫怎麼樣？」

「這牆倒很合適！」

「噉，是的，」警察局長說，在他的聲音裏發出惡意的顫抖，「牆倒很平滑。」

「對啦，很平滑，」孩子同意地說，他的黝黑的臉上顯露出令人愉快的天真的微笑，

「你怎麼知道呢？你們也在那牆上畫過麼？」

「住嘴，狗崽子！」警察局長跑到孩子跟前，一拳打在孩子的臉上，畢耶爾縮了一下頭，他的一雙碧藍的眼睛感到一陣發黑。他用袖子擦了擦從鼻孔裏冒出來的血，說：

「法國人！……」

他們把他關進了禁閉室。

警察局長看到桌子上的粉筆，他氣忿忿地拿起來摔在地板上。粉筆摔成了細屑，細屑散開成各樣的扇形。警察局長覺得這個形狀像一隻白鴿子！

……早晨，警察局長在車站上莊重地迎接了部長。全車站都被警察圍起來。

部長大人微笑着。警察局長也微笑着。離他們不遠的三個精悍的市偵探也眯眯地笑着。後來，部長大人坐上警察局長的汽車奔跑在大街上。在汽車的周圍，警察警衛車輛密密地圍成了一個大圓圈。市內安靜而有秩序。最後，走到市政府時……

忽然，部長大人吃了一驚，臉色變得蒼白，而警察局長先生却拈住自己的喉嚨，好像要拈死用粉筆畫在市政府灰色牆上的、那隻驕傲地望着行人的大白鴿子。

警察局長先生始終不懂得：世界上不只有一支粉筆，也不只有一顆勇敢的心！

畫家畢加索的鴿子

捷克 弗·庫勃卡

一

這個夏天，畫家巴勃羅·畢加索沒有到海邊去。他坐在自己的畫室裏，翻閱着舊雜誌，一根接一根地吸煙。他竭力不想，不看，不聽。但是，他總還是要想，要看要聽。

希特勒匪幫的強大的坦克羣轟隆隆地通過了巴黎的大街。在坦克的震動下，地在發抖，連放在中國式的小紅茶几上的玻璃杯也細聲地叫起來，就像惡人把手伸向雞窩時雞雛的叫聲。

靠牆站着的畫家的一幅畫被明朗的太陽正照得發亮。這張畫，畫的是沒有建築完就被法西斯炸彈破壞了的西班牙的蓋爾尼克城。畫家畢加索望着它，就像母親望着自己初生的兒子一樣。難道不是他，巴勃羅·畢加索畫完的自己的畫嗎？難道不是他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了它嗎？燬滅蓋爾尼克城的戰爭又來到了巴黎！

一九四〇年的八月來到了，這是一個受辱與可恥的日子。戰車給城市載來了灰色的強

盜。他們像蝗蟲一樣地飛到數百年勞動所培養的果樹上大吃大喝，毀滅了周圍的一切。

人們各有各的措施：有的逃走了，有的坐上小轎車疾馳在路側，他們十分擔心，怕奔走的人羣從汽車裏把他們揪出來，踏死。

巴勃羅·畢加索沒有走。除了巴黎他沒有第二個「家」。他知道，失掉了巴黎他就等於失掉了自己。

收音機以沉痛的聲調在廣播着：「祖國在危難中……」有人把祖國留在災難裏，自己逃走了；有的則用自己的身體去堵塞這條危險的道路。他們留了下來，他們還要繼續耕耘、釀酒，在礦山裏工作。之後，當時機到來的時候，他們還要射擊，堅決、無情地射擊，因為他們無論是誰都願意消滅蝗蟲的！

畫家巴勃羅·畢加索拿起了鉛筆，開始在紙上畫起細細的線條。但是，什麼也沒有畫出來。這時，他打開了玻璃窗帷子眺望着天空。

他看見，一縷縷的白煙昇起來了，這是被德國人沉重的皮靴污辱和踐踏了的和平家庭的煙。藝術家家的眼睛凝視着它，煙離奇地飄浮在空中，但當白煙消散之後，法西斯的飛機出現了。飛機低飛在房簷的上空，幾乎碰到煙囪。摩托在清澈的空氣裏發出隆隆的響聲。

巴勃羅·畢加索拉上了窗帷。

蝗蟲不僅僅在進行屠殺，他們還在建立自己的秩序。追捕延續了四個星期，拷問法蘭西的愛國者也進行了四個星期。他們強迫愛國者們爲法西斯主義工作。子彈在屠殺着一切的反抗。

畫家巴勃羅·畢加索聽到，在他住的這幢房子裏，年輕的沙東被捕了，他是西特洛依工廠的工人。以號召反抗的罪名被槍殺了。

夜裏，還槍殺了西班牙語文教員波里莫·托瓦里。他是一位很漂亮的青年，每當他走在街上人們都會向他注目。

灰色的車輛每天夜裏在巴黎大街上巡察。每天夜裏都有婦女的哭聲。

畫家巴勃羅·畢加索邁着忿怒的步子在畫室裏踱來踱去，像在牢房裏一樣。

哦，甜蜜而芬芳的法蘭西的土地！

人們已把你變成了骯髒發霉的監獄！

畫家坐下來，又開始在紙上有橫有豎地畫着細細的線條，像小學生在課堂裏遇到不願聽的課程。他凝視着畫紙，並悲傷地嘆息着：白紙上一條條地好像監牢裏的鐵窗欄。

「我是自願留在這個監牢裏的，」藝術家喃喃地說，「難道我能够把這說成這單是我自己的意志嗎？是的，它是我的！但是，這是青年沙東吩咐我這樣做；這也是波里莫·托瓦

里、呂·阿拉岡，還有埃留阿爾吩咐我這樣做，如果我可以這樣對他們說。這也是家裏還存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武器的、正在進行反抗的人們吩咐我的。總之，我們要衝破這座監牢！你們同意嗎，活着的和已經犧牲了的人們？」

巴勃羅·畢加索微笑了。他在緊撐在畫架上的白畫布前面坐下，開始用炭筆畫着一條條忿怒的粗線……

不能，什麼也畫不出來！

畫家把畫筆放到左手裏，凝視着畫布，還是監牢的鐵窗櫺！

他折斷了畫筆，向牆上擲去，牆上留下幾個黑色的斑點。放在中國式的小紅茶几上的幾支玻璃杯又吱吱地叫起來，這樣驚慌的聲音，就像當人手伸向鳥巢時，小鳥發出的駭怕的叫聲一樣。

正在這時，有人按響了門鈴。

二

這是老米什，鄰居的守門人。他們——畫家和守門人是很熟的。

老米什把四個手指頭放在工人帽簷上，向巴勃羅致敬；右手只有四個手指頭，他也只有一隻右手。一九一五年，左手在馬恩河附近的廝殺中失掉了。

「哦，米什老爹，日安！」

巴勃羅讓客人坐下，把茶杯斟滿。老米什道謝了。不，他不是來喝茶的，他並不願意來耽誤畫家的許多時間，他是來求畫家的。老人用剩下的一隻手指頭，指着他放在中國茶几上的紙包。

「請說吧，米什！」巴勃羅·畢加索說，爲聽得更仔細便坐了下來。

米什老爹以平淡的嗓音開始安靜地談起自己的故事。

三

「不幸毀滅了我啊……巴勃羅先生，大概你是知道的：一個不幸跟着又一個不幸，後來，又……一直到了第三次。如果它們一個跟着一個輪流着來，這還好一些。幾次的不幸如果一下子落在一個人的身上，這是很糟的，任誰也是難以經得起的……第二個與第三個不幸我幾乎是同時遭到的。」

「第一次，是手。一九一五年，如果我留在家裏，這本來就可以避免的。我本來已超過了服役的年齡，但是我又參加了志願軍……」

巴勃羅觀望着老人。

「米什老爹，你曾經是一位志願軍人嗎？」他靜靜地問道，他本來也是志願留在這座

監牢裏的。「很好，繼續說吧！」

米什咳嗽了一聲：

「我的手斷了。當然，這也算不了什麼大的不幸；我還活着，還能幫助兒子和孫子……對我們這樣的窮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間房子住。房子是有了，雖然是在門旁邊的樓梯下面，這總算能住下我們三口人。」

「兒媳婦因為生孩子死了。這無論對兒子或是對孫子來說，真是一個很深的痛苦。按說，這也真够人忍受的。我們都忍受了這些。」

「許多年來，還算過得不壞。後來，兒子失掉了工作。萬幸，我們還有一間樓梯下的小房子住，我還能做一個看門的人。兒子整天滿城奔跑尋找工作回來，晚上還能有幾勺子熱飯吃。」

「用我掙來的幾個錢還能做點吃的來養活我們三口人。孫子有時也幫助我拾掇拾掇房子，打掃打掃院子。當兒子日昃在家的時候，他也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兩人就這樣在這幢房子裏工作着。我們管理的房子，巴勃羅先生，你是知道的，那裏是多麼乾淨呀！」

巴勃羅·畢加索搖了搖頭。他開始皺起眉頭來：米什老爹今天好像變成一個很健談的人了。老人感到了這個意思：

「請原諒，先生，我就要說完了……」

「說吧，說下去，老爹！這一切我都很喜歡聽。」

米什的心情穩下來了。

「今年夏天，在那裏，在馬恩河上曾有過一次廝殺，雖然不大，時間也不久，但是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兒子恰巧正被派到了那裏——一九一五年我失掉手的地方。可能，日昂·巴吉斯特已躺在埋着我的手的綠色的土崗下面了。如果在那裏有誰去挖開的話，人們會爲發現三隻手的骨骼而感到奇怪吧！兒子很像我，巴勃羅先生，甚至連左手都很像。」米什指了指自己的空袖管，「在他的中指上有一個和我一樣的小黑痣……請原諒，我不能給你看了，我的手很久就已經失掉了……」

「就這樣的……只剩下了我們兩個：我，老頭子米什和小米什——我的孫子柳信。兒子死去之後還留下了一羣鴿子，九隻鴿子。日昂·巴吉斯特給每隻鴿子都起了名字：斯巴爾達克，卡爾巴里吉，馬拉……這都是大革命家的名字啊……日昂·巴吉斯特，如果你願意知道，他是被法西斯槍殺的青年沙東的朋友。哦，就是這隻鴿子，你看，這隻愛叫的鴿子，毛茸茸的腿和頭上的冠毛，牠叫馬拉。」

米什老爹從茶几上拿起了紙包，將它打開，把一隻死鴿子遞給畫家。鴿子全身都是雪白的，連冠毛都是白的，連半點雜斑也沒有。鴿子無力地把頭垂在一邊。

「他們把鴿子扼死了。這，你聽說了嗎？沒有？」